

“春到人间草木知”“东风吹水绿参差”。年复一年,每到生机盎然的春日,常会不由地想起古人那些书写春天的隽美诗句,以及诸多文人雅士写给春天的锦绣华章。其中,青少年时代在教科书及课外阅读中研习过的杨朔的散文,总是记忆底片中重头的“蒙太奇”回放。

岁月如流,往事悠悠。随年纪的增长越发感觉到,世间许多美好的情缘,都源于一场场的遇见,它们会像种子般在自己的生活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回忆过往,青少年时代萌生对文学的喜爱,真的是从“遇到”杨朔散文开始的。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升入中学,当时的语文教科书中,选有杨朔的很多散文作品,如《荔枝蜜》《泰山极顶》《海市》,等等。作品中,那些构思精巧、诗意盎然、曲径通幽的书写,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久久沉浸在优美的艺术享受之中。渐渐的,我不再满足于对教科书中有限篇章的阅读。那时的学生,课业负担并不很重,我想方设法在图书馆办理了一个借书证,每半月一次,周而复始地借阅杨朔的作品集,边读边摘录其中的部分章节,写心得笔记。读高二时,我在全校的一次作文比赛中获奖,奖品就是杨朔的散文作品集《东风第一枝》。尽管这部作品先前在图书馆也曾借阅过,但是拿到书后我依然如获至宝,当晚就把这本书又从头至尾通读了一遍,并用铅笔在诸多篇章中勾勾画画了多处,从此,愈加增强了我对散文的兴趣。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晚间有两次“阅读与欣赏节目”,在那档节目中,我也曾欣赏到播音员朗诵过多篇杨朔及其他作家的散文作品。除阅读杨朔的作品外,此间我还阅读过其他几位前辈作家如刘白羽、秦牧、碧野、何为、袁鹰等人的作品。可以说,从初中到高中的6年间,我几乎通读了杨朔从1949年到1966这17年间公开发表

未泯的诗魂

——重读杨朔琐记

王本道



的几乎全部散文作品,是读着杨朔以及其他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长大的。十分庆幸自己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喜欢读书、喜欢读文学书的习惯,读过的一本书,经过头脑中的有机转合,逐步成为日后自己灵魂中最有价值的积淀。进入上世纪80年代,我的文学写作生涯开始起步,一行行手写的文字变成铅字,在文学期刊或报纸文艺副刊发表,再由一篇篇文章汇聚成一本本书。尽管自己并未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但是徜徉于文学殿堂已四十余年,三毛曾说过:“读过的书,哪怕不记得了,却依然存在着,在谈吐中,在气质中,在胸襟的无涯,在精神的深远。”有生之年,正是自己过往读过的那些书,加之经历过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指引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时段。选择散文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体裁,也大多是因为受杨朔作品影响,有几位十分熟悉我的文友曾说,我的一些文章在选材、构思、语言中的情感色彩,都能显露出杨朔的“遗风”,对此我未置可否,但心中却思忖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杨朔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攻读中国古典文学,有丰厚的诗歌素养。1937年参

加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2年到延安。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曾亲身参加过守关夺隘、刀光剑影的战斗。1950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写出大量战地报道。1956年之后,组织安排他搞外事工作,他又是一位有能力的国际事务活动家。尽管公务繁忙,但是他总是不失时机地以散文这种文学样式,为祖国人民放歌。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他的写作风格日趋成熟,诸多作品聚合为华夏文苑中的一圃芳园,姹紫嫣红、大放异彩。他的散文感情浓郁,意境深邃,构思精巧,语言色彩丰富。正如他在《东风第一枝·小跋》里写的:“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他的眼里总是充满诗意,一盏油灯、一支竹笛、一朵浪花,经他的点化,就能显示出博大精深的道理,散发出熠熠光彩。他以浓重的家国情怀,写历史的脚印、时代的风貌,深沉的情思。他的笔下,情景交融,意境深远,声色兼备。著名作家冰心曾说过,《海市》打动了她的心。剧作家曹禺读了《雪浪花》,心花怒放,不能自己。散文写作有诸多技巧,其中“以小见大”是重要的技巧之一,即以小的切口,展示出大的格局,如同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散文又是一种抒发

真实情感的文学样式,通过现实生活中某些片段或风土人情的描述,表达作者的观点、感情,并提出其社会意义。杨朔将这种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堪称典范。他首先肯于将“我”摆进去,书写对象虽选择多是司空见惯的景物和场景——遇到一只蜜蜂、看到一片红叶、家乡的“海市”奇景,等等,但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体现出一种“大我”情怀,彰显了胸中的大爱、大义。文学是语言艺术,散文特别要有文采的语言。杨朔的作品语言精练别致、清丽明快,恰如行云流水。他常常以清丽明快的语言,描绘湖光山色的壮美奇景;用诗意隽永的语句作为人物对话的内容;用情感色彩浓郁的语言叙述事件的经过,交代人物身世,使作品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正由于此,他的很多作品中的章节,尽管读后已过去多年,至今我依然可以背诵如流。

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他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作为一位风尘仆仆的革命文艺战士,杨朔始终根植于生活的土壤之中,始终与人民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共同的语言,才使得文章散发出熠熠耀眼的光彩,像一首首绚丽的诗篇,时时拨弄着读者的心弦,在文坛散文百花园里独树一帜。

如今,散文百花园更是溢彩流光,葳蕤多姿,对散文创作的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空前活跃深入。杨朔一直是我心仪的散文作家之一,公允地说,半个多世纪以来,能以散文的创作业绩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且保持美学价值的作家屈指可数,作为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的杨朔,其诗魂在今天仍未曾泯灭,他的个性、气质、风貌,在作品中也都有着充分体现。“四山风雪夜凄迷,夜色浓中唱晓鸡。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杨朔1944年冬在延安写下的这首《雪夜遣怀》诗,恰如他的“自题小像”。

假去世不常有,真去世天天有。2月的相邻两天,两位在各自的不同领域有极大成就并对人们生活有很大影响的人分别被报道去世。假去世的是台湾歌手刘文正先生,真去世的是“中国大熊猫研究第一人”胡锦矗先生。

刘文正的前经纪人于2月15日宣布刘文正于2022年11月生日前夕因心肌梗塞离世。一时间,在不同的地方有很多人发声,有大量文章刊发以纪念刘文正。这也实属正常,因为,只要是人们听过并感动过,或者是唱着《迟到》《兰花草》《三月里的小雨》《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风儿轻轻吹》等歌曲长大的,就会知道刘文正是谁,了解他如何影响人们生活的。他创作和演唱的这些歌曲,不知陪伴了多少人,给人以温暖、鼓舞、兴奋、慰藉、理性和力量。比如那首《迟到》,会让年轻人懂得在遇到甜蜜爱情的难题时如何表白和理性选择。不过,后来刘文正的家人称刘文正并未去世,刘文正就成了假死。至于谁要为此个假死的乌龙负责,或许不会有人追责和负责,但作为刘文正,以及绝大部分人,肯定是不愿以自己的死亡供人消费的。但是,并未去世的刘文正能活着看到人们如此“热闹”地怀念他或许也会非常宽慰。

比起刘文正来,悼念真正去世的胡锦矗先生的人要少一些,而且媒体也没有更多的关注,因为知道胡锦矗的人并不多。但是,如果了解了胡锦矗所从事的职业和研究成果,并且与人见人爱的大熊猫联系起来,相信人们不仅会缅怀,而且会由衷产生敬意。

胡锦矗的贡献在于,首先着眼于从生态环境角度,系统研究大熊猫,而且取得的多项成果让其拥有了“中国大熊猫研究第一人”“中国大熊猫之父”“熊猫教授”等称号。这些成果体现于他发表的200余篇研究论文,出版的《追踪大熊猫的岁月》《大熊猫传奇》等著作,领衔完成的《四川省野生珍稀动物资源调查》及《长江水产资源调查》,也体现在从1974年开始,第一次负责组建四川珍稀动物资源调查队,深入到汶川、四川、宝兴、天全、越西等地的高山林区,开展当时在国内的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活动。此后,胡锦矗又带领弟子和学生在青藏高原的东缘,岷山、龙门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留下大量足迹,奠定了中国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的研究基础。

在当年的野外调查中,胡锦矗创立了研究野生大熊猫的“胡氏方法”,通过计数、观察分析与比较不同大熊猫粪便中的竹节长短、粗细、咀嚼程度等,以了解大熊猫的大概年龄、种群数量、活动范围及规律、成长史、发情期等动物学指标。今天,这一研究方式仍然是简便可行的生态学调查方法。

仅凭这些成就,胡锦矗就值得被人怀念和尊崇,只是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表面看起来胡锦矗的真去世没有刘文正假去世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歌是直达人心灵和情感的一种文化形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凡是有这些歌曲传唱的地方,人们大多会记得刘文正。

科学研究也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它特别艰苦,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获得重要成果,即便有成果,也多只是某一学术界或行业内为人所知,即便像胡锦矗这样在大熊猫研究领域获得重大成果并有“第一人”之称的人,其声誉也大多局限在专业领域。

不过,科研人员真正让人缅怀的是其研究和成果给他人和社会带来的益处,包括推动社会前进、经济发展,生活富足而简便,以及文明的提升,因而这些贡献更显得厚重和长远。中国传统的对人建功立业的衡量有北宋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种任务和目标未必就是终极和崇高的,但也极为叙事宏大,大多数人只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是,以胡锦矗为代表的许多科研人员对大熊猫的研究是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继绝学”,也即开创了大熊猫研究以及拯救这一濒危物种的行动。在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推动下,中国采取了大量行动来保护大熊猫,并获得了重大成果。2016年9月4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更新报告中宣布,将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

这样的成果即便极为重大,可能也不会被人很容易察觉到,因为大熊猫这一物种似乎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联系并不密切。但是,如果从生物和基因多样性,人类生存需要地球成千上万的物种共存互利来看,把大熊猫从濒死状态抢救回来,意味着人类的生活和生存又有了一类丰富的生物资源的维系,因此对胡锦矗去世的缅怀就更有意义。

无论是刘文正还是胡锦矗,他们的成就都深深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而且人们也因他们的成就和贡献而受益,因此会以不同的方式记住和纪念他们。唱起和听到《兰花草》等歌曲,就会想起刘文正,看到大熊猫的憨态可掬,就会记得胡锦矗。这是最好的纪念,因为他们活在人们心中,他们的成果和贡献会永远被人铭记。

国人很骄傲,我国最早发明了造纸术并长期领先于世界。

在新疆历史上,就有着一种极其古老的纸张,曾一度占据造纸业的主角,并成为丝绸之路上传递中国元素的一个显著的信号,这就是用当地的桑树皮为原料制作的,被称之为人类纸业“活化石”的一种纸——桑皮纸。

十年前,陪北京的杨教授到吐鲁番旅游,杨教授的专业大面上也属艺术类。晚间上街面散步,偶见一店铺有一种呈淡褐色、较宣纸要厚许多,看上去还略显粗糙的纸,一问才知,这就是早已耳闻的桑皮纸。杨教授很是开心,买了三十张,还留下了店家的电话,说是出门携带不方便,回家后再邮寄些。

有回看一名造诣精深的画家创作国画,他用的也是桑皮纸,出自吐鲁番,他非常喜欢,说以之创作国画,内心有一种复古的情愫。

后来才知道,在古时,桑皮纸就一直是高档书画用纸。由此可知,自己对传统文化还是知识浅薄了。

作为一座旅游城市的吐鲁番,桑皮纸也为之增色不少。桑皮纸虽不起眼儿,但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足以令吐鲁番人骄傲。

在新疆,桑皮纸非常古老,产地主要为东部的吐鲁番和南部的和田地区,曾经一度是造纸行业的主角。这两个地区手工制造桑皮纸的技艺,堪称人类造纸术中的活化石,

据考证,其比东汉蔡伦的造纸术还早300年。在我国新疆地区以及中亚地区的许多古代文化考古发现中,都出土了大量的桑皮纸典籍。目前保存在各地博物馆内的桑皮纸文物,大多为唐代以及宋元时期的物品。

1908年,斯坦因在和田城北100多公里의麻扎塔格山一座唐代寺院中,发现了一个低做的账本,上面记载着在当地买纸的情况,说明在唐代和田一带就有了造纸业,此后这种造纸技艺一直被传承下来。

桑皮纸历史源远流长,不仅记录、传承了我国传统造纸工艺,也成为人们了解西域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

吐鲁番与和田两地出产桑皮纸,自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两地气候炎热,水土资源丰富,宜于农桑,民间素有植桑的传统,桑树遍野,且晋唐以来遍植麻,这都为桑皮纸的制作提供了原料保障。

麻在农作物中曾经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制作桑皮纸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因此,桑皮纸也称“桑麻纸”。“五谷”在古代有多种说法,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指稻、黍、稷、麦、菽;另一种指麻、黍、稷、麦、菽。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有稻无麻,后者有麻无稻。而“麻”又是在农耕社会不可缺少的生活作物,人们主要利用麻的谷物和纤维价值。

桑皮纸传统的制作工艺较为繁复,与之相关的器具制品有大锅、木槌、搅棍、纱框。制作过程中,大致要经过砍枝、剥皮、浸泡、锅煮、捶捣、发酵、过滤、入模抄纸、晾晒、粗磨等步骤。

只剥皮一道,每5公斤桑树枝,仅可剥

出1公斤桑树皮,而1公斤桑树皮只可做成20张桑皮纸。

用传统工艺制造出来的桑皮纸,其颜色和质感,完全取决于去皮的干净程度和每个环节控制的精细程度。通常纸呈黄色,纤维很细,有细微的杂质,但十分结实,韧性很好,质地柔软,拉力强,不断裂,无毒性而且吸水性强,在上面写字不浸,如果墨汁好,上千年也不会褪色,不会被虫蚀,并且可以存放很长时间。

桑皮纸呈黄色或淡褐色,工艺讲究的桑皮纸呈半透明状,很薄。留存至今的古代桑皮纸文书和器物证明,过去新疆各地曾普遍使用桑皮纸,且多被用于印钱、制扇、书籍等。

新疆在清代及民国时期形成的地方官府典籍书册,基本上大多以桑皮纸作为书页,外观及手感仅比中原的古籍稍粗糙而已。但作为书页,则外表美观,手感极好。我收藏的新疆“和阗区行政长印”纸币,俗称“马虎山票”,即上世纪30年代攻入新疆的甘肃军阀马仲英部下36师代师长马虎山在和田发行,有红钱一百文、壹两、叁两三种面额,用桑皮纸在木刻印版上印刷而成。其实在这之前,1932年马仲英武装进入吐鲁番后,次年为筹措军费,以吐鲁番商会名义发行了只在当地流通的“吐鲁番商会流通券”,此票也为桑皮纸印制。

精制的桑皮纸,还是维吾尔族姑娘绣花帽必用的辅料。在绣花帽时,要隔行抽去坏布的经线和纬线,绣花后用桑皮纸搓成的小纸棍插进布坏经纬空格中,这样做出来的花帽挺括有弹性、软硬适度。

中等质量的桑皮纸一般用于包装,装茶叶、糖果、草药、食物等,只要物件不太大,都用桑皮纸包装。粗制的桑皮纸,则多被用于糊天窗或制皮靴的辅料等。

新疆的传统工艺有些经过不断改进、最终走向市场,而有些却面临失传的危险。为此,探索传统工艺之路,将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随着对桑皮纸的生产性保护,桑皮纸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制造桑皮纸这门手工艺又被重视起来,吐鲁番与和田当地也都有学习这门手工艺的基地,时代越进步,手工艺就越珍贵,更何况这是门人类智慧结晶和历史进步标志的千年技艺。

2002年,一位新疆桑皮纸的传承人,受邀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州,在第36届史密梭民俗生活艺术节上表演,所带去的桑皮纸被观众一抢而光。

近年来,通过自治区文化厅、新疆国画院等单位的大力推广,桑皮纸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艺术家用于书法、绘画、旅游产品开发等。2006年5月20日,桑皮纸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22年的7月18日,新疆大漠土艺馆在葡萄沟非遗巴扎主办了新疆桑皮纸艺术展,受到广泛关注,作为吐鲁番市首次桑皮纸艺术展,其独特的艺术风貌和文化历史魅力让过往的游客纷纷驻足品鉴。

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不只是一要保护物质形式,而是保护它的技艺和文化精神。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经过必要的工艺性改进,这具有史诗的韵味、广博内涵的“活化石”一定能够长久延续下去。



莎士比亚出生地

郝岚文并图

清代袁枚《随园食单》上说,“古语云,美食不如美器。”这个精于饭食门道的古代老者觉得,菜肴出锅后,该用碗的就要用碗,该用盘的就要用盘,“煎炒宜盘,汤羹宜碗”,“参错其间,方觉生色”。

此言不虚。杜甫早在千年前就察识此理。他在吟唐代宫廷筵席诗中说,“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脍”,驼峰虽是美味,烹好后要用翠绿色的玉釜来装;清蒸鱼让人垂涎欲滴,得有透明的水晶盘子去盛才匹配。

美器,顾名思义是装东西的漂亮器皿,当然包含吃饭的碗盘,一些坛坛罐罐。古人不仅精于美食、美育,还精于美器。乾隆南巡时,用的餐具有“五福琅琅碗”“琅琅银碟”“五谷丰登玳瑁碗金钟盖”等。今人往往议论菜肴的香口味形,而忽略了餐具外在的渲染与烘托。

我曾经天真地认为,买半斤猪肉最好的美器,是一张碧绿的荷叶。猪肉摊在荷叶上,纯净、天然。如果再讲究一点,下面放只白瓷盘子,盘子衬着荷叶,我和朋友坐在荷塘边喝酒。

美器大多是一些花瓶,青花瓷瓶,细脖长颈,瓶插一枝梅,一室之内,顿时清辉四溢。日常接触最多的普通的器物,朴实而简单,灵巧而生动,它们也是美器。初冬腌菜,离不开腌菜坛子,古朴的腌菜坛里装着烟火气息。腌菜使用的原料也并不是什么秘方,就是普通的盐,在从前是大颗粒的粗海盐,将菜腌过放坛子里。腌菜最好选择带边沿的陶土坛子,坛沿儿要深浅合度,盖上盖子之后盖口相合,不走气。腌菜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坛子用的时间长了,养出来的菜,别有风味。

腌泥鳅和绿浮萍的石槽,槽口是浅的,吃水很少,原先是马厩里一个喂草料的石槽,有人见它闲

置,就冲洗干净,把它搬来,当作缸盆器皿来用。有一次,在一户人家看到,水槽是那种纹路尚且细腻的青白,生了一层青苔,有一条泥鳅趴在里面,一动不动。

种荷花的陶缸在老宅院里,缸不是很大,胎色白釉,手感光滑。缸的外壁手绘墨色花卉,缸底往上器形圆阔,增一分太肥,减一分太瘦。夏日午后,江北老宅,庭院小睡,荷叶下有微微涟漪,几尾红鱼在根部游来游去。

银碗是美器。纯白银打制出来的碗,用它来盛雪是美的。作为金属,银碗是高贵、典雅的。下雪天,把

雪盛在里面,待天气暖了,让它慢慢融化,化为一碗清水。几只银碗可以得几碗清水,烹水品茗,或者浇花。喝茶的小紫砂杯,觉得它也是美器。有人送我南方好茶,我翻腾找出小杯,倒入清茶,用两只手指捏着,小心翼翼地喝。喝茶之余,打量着紫砂小杯,它是真正的小巧,小到一杯只能呷两口茶,玲珑的器型,惹人喜爱。

扬州漆器当属美器。品种器物大至御案、宝座、床榻、柜桌、香几、屏风,小至各种箱、扇、盒、碗、碟、器皿,应有尽有。其内胎材料有紫檀、梨木、红木、黄杨等名贵木材。

一书友收藏有明代美器。这是一对汝窑青花碗,色泽独特,似有雨来,随光变幻。观其釉色,如雨过天晴,拂其釉面,如触美玉。

器呈呈蝉翼纹般细小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在光照下时隐时现,似晨星闪烁,在胎与釉结合处微现红晕,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他闲时拿出来擦拭,碗口及内壁一尘不染,也从未未见他用这两只碗盛过佳肴饭菜。

民间的窑坛子,是美器。从前老街坊张爷家有一对窑坛,就是那种陶瓷质地、当圆凳子用的窑坛子。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罐子,器形挺美的,从上往下,渐渐收窄,罐身雕花,手摸有凹凸感,釉面光滑,稳扎于地,上有一盖,掀开盖子,里面可放米、面等杂粮,或者芝麻糖、花生糖、炒米、京果粉等零副食。平时人坐在上面,

四平八稳,只不过冬日天凉,需要垫一布垫儿,夏日天热,坐在上面挺舒服,沁凉沁凉的。竹篮、竹匾也是美器。有个开民宿的朋友,用竹篮盛鲜花,吊在临湖客棧的过道里。这来自山野的器物,浑身上下散发纯天然的气息,仿佛还有一片竹林的清新。那篮子鲜花,生机盎然,把个民宿装扮得清新典雅。

竹匾,亦有其美。在江西婺源篁岭古村,村民利用地形把一个个圆竹匾搁置在石阶、窗台上晾晒,晒玉米、南瓜、茼蒿、辣椒、灯笼柿……在一户人家门前,青竹匾里晒红辣椒,与白粉墙搭配,真的好看。小院前有一棵古乌桕,树下还有两只竹匾,里面五彩斑斓。圆竹匾、长竹匾,一件美器,一抹亮色,晒着大地的丰收喜悦,演绎着民俗风情。

美器,是生活美学,也是生存哲学。它提供一个别致的形状,诗意小空间,把一些属于美好的东西都装进去。

真情怀念

张田勘

